



乡祭



王业伦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乡祭



王业伦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祭 / 王业伦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60-7835-1

I. ①乡…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6153 号

乡 祭

(XIANGJI)

作 者: 王业伦

责任编辑: 张双子

封面设计: 艺和天下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9

字 数: 5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835-1

定 价: 8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第一部分

吃百家奶长大的孩子.....	003
和着泪水的爱.....	006
被蛇咬.....	012
外公外婆.....	015
父亲的家.....	019
穷争饿斗.....	023
母爱无求.....	027
互助组帮了我家.....	032
母亲的心愿.....	037
桀骜不驯的山爷.....	044
为了母亲好好做事.....	052
特殊的文化取向.....	055
母亲说我不呆.....	060
探秘扁担戏.....	065
烟叶丰收.....	071
骚羊黑头.....	078
宽厚的自娱自乐.....	084
抨击恶婆婆.....	088

乡祭

当过巡警的老先生	092
我的“右派”三舅	096
绿豆大丰收	102
吃汤丸	108
一次生与死交割	111
地带皮和提灯草	117
第一次惹祸	125
上外公家	128
人情压死人	136
成立人民公社	139
吃饭穿衣不要钱	144
看电影	148
大牯牛黑头	155
“大跃进”	161
放卫星	166
父亲成了神经病	171
大炼钢铁运动	176
再见“右派”三舅	179
甩蛋队长不用蛋	181
父亲的儿女情	187
喧嚣后的沉静	195
与黑头同处一室的日子	198
政府发下了救济粮	202
情况越来越严峻	205
外公之死	208
小表妹玉梅	214
受欺辱	220
夜幕下的恶劣	225

偷宰耕牛案.....	232
惩罚“象鼻子”.....	236
杨义疯了.....	240
父亲也浮肿了.....	242
救命要紧.....	246
春天的希望.....	248
伤心的春天.....	250
寻找快乐.....	253
地窖遇险.....	257
父亲回来了.....	261
人心所向.....	264
学做男子汉.....	268
冬天的悲与喜.....	273
最后背过我的人.....	278
驯化黄毛.....	281
外慈内黠的舍待诏.....	286
入学趣事.....	292
支课桌.....	298
泥黑板.....	303
不识字的马校长.....	306

第二部分

白队长的小九九.....	313
黄毛惹祸.....	317
牛皮纸书包.....	321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327
钱杆与四季花调.....	333

乡 祭

钓泥鳅.....	341
二郎和薛仁贵	347
三个鸡蛋惹的祸	355
我的一次“小报告”.....	360
我们的节日.....	364
感动	369
表叔家的老皂角树	372
白队长的报复	380
篮球与足球.....	387
横笛声声.....	392
腿疾复发.....	395
老神医.....	400
愈后思考.....	405
“四清”运动	408
母亲打我两笞帚把.....	414
重返课堂.....	419
人生知识茅寮的另一扇窗户	422
挚友与对手.....	429
二妹的善心.....	435
大妹要上学.....	439
背书与朗读.....	441
学识简谱.....	446
周组长的心思	449
夏天的创收.....	453
罩鱼	457
老牛队队长也算干部.....	466
只要肯干就能成事.....	472
黄山牌收音机	476

针锋之鉴.....	481
表叔和织布机	487
龙的精神.....	492
家乡的厚重.....	499
盖新屋.....	506
又见小金龟.....	513
雪上加霜.....	515
还是念书要紧	519
泡稻.....	524
命途多舛的大阉鸡.....	527
我怕她们“有事情”	534
我心中的刚性	539
坚持就会习惯	543
二胡和富农分子	547
救火英雄杨守贵	553
养鸭.....	558
放鸭.....	562
看望大贵.....	568
不幸的王业胜	570
曹老师和王队长	572
最后一篮鸡头果.....	575
大贵的婚庆.....	582
家乡的虞姬墓	588
项羽死亡之谜	595
红封日记本.....	601
最后的冲刺.....	605
考试结束.....	610
最后一次弹泪	612



第一部分

这不是在写自己，是记录一段我亲闻亲见亲历、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我不奢求你能记住什么，只要你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相信你们此刻正在天堂的花园里享受迟到的休闲与静谧；我有自己的诺言，如有来世，无论贫富贵贱，还做你们的儿女。

吃百家奶长大的孩子

寻常的年代，寻常的日子，在安徽省定远县东南方向六十里的二龙乡，有个叫六房村的土屋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那便是我。

不寻常的是，那天下了一场暴雨，雨后东方斜空中出了一道横亘天穹的虹。

母亲后来说，她从没在这个季节里遇见过如此猛烈的雨，也从没在这个季节里看见过那般光彩夺目的虹。

母亲是看完那道虹之后生下我的，但与那虹绝无关系。

我是母亲的第二个孩子。

第一个也是小肆（我们那里对男孩的称呼），因为出生时脐带被感染，只存活短暂的七天就夭折了，当地人叫“七天风”。因此，我的降临，对这个家庭至关重要，既给父母带来喜悦，也使他们有几分不安和恹惶。

为了能留住我这条根，落生时，父母便狠心咬下我左脚一个趾头。似乎这样，我便会专心致志地留在这个家了。

父母给我起的小名叫侉子。这和人们熟悉的锁柱、狗剩是一样的。这些名字看似贬义，其实它涵括了亲人们最深挚的爱，而“侉子”更多了一层寓意。侉子是我们那里对北方人的统称。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方人性情悍勇，体格强健，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自然是希望我也能像北方人一样生命力顽强，便于养活。

我管母亲叫大大，管父亲叫大爷，因为父亲在他那一辈兄弟间排行老大。于是从这天开始，户家人们在闲谈时，便多了一条“侉子大大”、“侉

子大爷”的称谓。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父亲满户家去借鸡蛋，借回来后煮熟用洋红染了，再用篮子挎着挨家去散，一家两个，以示喜庆。每散到一家，人们就抓了锅沿灰往父亲脸上抹，父亲跑，人家追，爆出一阵哦嗬呐喊，好不热闹。

抹灰的真抹，跑的却是假跑；人们以此向你贺喜，自然就是脸上的灰抹得越多越好。据说那天父亲回到家时，被抹得满脸满身都是灰，能动的只剩下两只眼睛。

那时我家很穷。那时我们那里的人家多很穷。

虽然刚刚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家也分得几亩田，但由于父亲一直跟随祖父逃荒在外，回来后少牛无种无力耕种。所有的财产就是那三间勉强能栖身的破草屋，土改分得一间好一点的屋子，给祖父和五叔住了。

为了生计，父亲只得继续给人家扛活。苦日子非但没到头，添了我这张吃饭的嘴之后，反而更加困苦了。母亲生下我的当天就下床纺纱，“嗡嗡”的纺车声，伴随着我在母亲身旁的被窝里酣睡。这是我出生后，最先接收到的美妙音响。

因为穷，因为母亲自身营养不足，她的儿子生下来也是又瘦又小，浑身皱巴巴的，像块烧过了火的芋头。直到满月了才长出点样子，母亲才敢抱给祖父看。

但就在这时，母亲没了奶水。父亲买回几条两三寸长的小鲫鱼，放到小耳锅里少油无盐地煮了给母亲下奶。

这是母亲生我时，吃到的唯一的荤腥。

但这几条小鱼解决不了问题，不几天，母亲仅有的一点奶水又耗尽了。那时候，在我们农村人的心目中还没有牛奶和奶粉这个概念，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便有也一定都买不起。于是，只好由父亲和祖父轮流着抱我满户家去讨奶。

由于母亲平日里待人接物顺理、和善，得到户家人们的好感和同情，有些母亲看见父亲或祖父抱着我来了，甚至丢下自己吃了一半的孩子来喂

我。我几乎吃遍当时户家所有哺乳期母亲们的奶。可以说，我是吃百家奶水成长起来的。

在我童少的记忆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我跟随母亲在户家走，遇到行人打毕招呼后，母亲总会悄声地告知一句，我吃过这个人的奶。尤其在我与别的孩子玩耍产生抵牾时，母亲会不留痕迹地向我念叨，我吃过人家祖母，人家母亲，或者人家姐姐的奶。情之诚，语之切。我知道，这是母亲在省示我，勿忘那份滴水情恩。

我出生的第三天，按我们回族的习俗，家里请来阿訇为我举行起名仪式。起的是阿拉伯语名字，我们叫经名。经名一般是不叫的，但也有例外，和我同户家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孩叫“哈娜”，据说家里懒得再给她起名了，就借用了阿訇起的经名。

起出的名字既然不叫，就如同一件束之高阁的物件，很容易被遗忘；我的经名字到我懂事的时候，几乎无人知晓了，只模糊地记得前面两个字叫“阿里”。阿里什么？肯定不是阿里巴巴，要不然，我早成大名人了。

我长到三个月的时候，讨到的奶水明显满足不了身体生长的需要了，我在夜里常常饿得啼哭不止，母亲便试着把稻米湿了水之后，放到碓窝里磕碎，罗细，再放入瓦催子里煨成米糊来喂我。

大约是因为没有糖，味淡，我不肯下咽，母亲用调匙把米糊填进我嘴里，我立刻又用舌头推出来。常常是，碗里的米糊看起来没有了，却都堆到我下巴颏下面。

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找来一块白洋布缝了一个锥形口袋，在尖尖的一头剪出一个洞，放到我嘴里，让我像吃奶一样吸吮。这样即使我不喜欢吃，也不会吐出来太多。

再后来，母亲又在米糊里加了少许盐。盐虽然不如糖，但可以刺激我的味觉器官，我渐渐就变得爱吃了。

在母亲的精心喂养下，我逐渐白胖起来，母亲脸上终于绽出了笑容。

但很快，母亲的的笑容又被愁苦取代了。

和着泪水的爱

四个多月的时候，我病了，不吃不喝，只是啼哭不止；好不容易哄睡，一个惊又打醒了。

整整十天，瘦得我脱了相，力气耗尽，最后连哭也没了声音。

那时我们乡村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所谓的乡立卫生站也是名存实亡，人们看病基本都靠当地的家传中医，并以古老的称谓叫行医者为先生。

父亲和母亲抱着我到集上给当时医术最好的老三先生瞧，老三先生仔细检查之后告诉我父母，我得的是“慢经风”。这是那时的人们谈之色变，又不明病因的婴幼儿杂症，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

那一刻对母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心中的希望之堤轰然崩陷。

母亲浑身颤栗，紧紧地搂着我，哭得昏天黑地，仿佛死亡之神就等在一旁，随时会跳过来把我夺走。父亲则一个劲地恳求老三先生：

“你老人家行行好，给想想办法吧。只要你瞧好我伢子的病，要好些钱给好些钱。”

老三先生一听生气了：“我这是在治病救人哪，不是做生意！我儿孙满堂也是想长旺的。钱不钱的不说，能瞧好的病我能不尽心吗！”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泪水难干。父亲买了两个烧饼递给母亲说：“吃了吧，你已经几天水米没沾牙了。听天由命，是我们的伢子就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伢子，拼了命也无用。”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更伤心，哭得更凶了。

集上离家三里路，母亲泪水伴着脚步，一步一挨，用了一个多钟头才走回家。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我的病当“汤气”来求助于魂灵。母亲用一枚铅锞子（硬币）在扣起的碗底上一下下地戳，边戳边小声念叨那些亡故的、曾经熟识的人的名字。当念到祖母时，铅锞子直楞楞地站住了。

一见是祖母，母亲立刻就想起一件事。

祖母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祖母很能干，也很要强，就是这份过分的能干和要强送了祖母的命。祖母是给人家打工累吐血而死的，来不及送回自家老茔，就在打工人家附近找了块空地草草埋葬了。因为贫穷，没有土料，祖母睡的是窑洞。所谓窑洞，就是挖一个一丈深左右的土坑，在坑的底部横向掏出一个一人大小的洞，人就睡在那个洞里，然后用几块木板封住洞口，再将坑整个地填上，地面隆起一个一头高一头低的长方形坟包了事。

祖母去世十几年了，为奔生活，家里也没有人再到坟上去照看一眼，隆在地面的坟包遭风雨侵蚀，牛羊踩踏，早已夷为平地。当后来条件好一些，想把祖母的尸骨迁回自家老茔时，却无法确定埋葬的位置了，又加上窑洞很深，不可能掘地寻找。于是这事就一拖再拖，撂下了。

这件事既是活着的人的遗憾，也是亡人的不安；大约回不了老茔，就如同回不了家一样，只能做个四处流浪的孤魂野鬼。祖母一定非常疲惫，不想再这样漂泊下去了，可阴阳界限又十分森严，死人是不能与活人直接对话的，于是祖母就将她的魂灵伏到我身上，用做她老人家的“代言人”，来告知和醒示活着的人们。

母亲有几分惊喜。

“是奶奶！噢，是奶奶呀！快让我伢子好起来吧。我晓得了，奶奶，等伢子病一好，我就去找你的坟，把你老人家迁回老茔来。”

母亲说罢，抓了一把碎米朝铅锞子撒去，铅锞子竟然没有倒。于是，母亲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末了还加了一句“我保证”，然后又撒一把米，铅锞子才倒了。

但是我的病，却不见丝毫的好转。

恰巧这天很晚的时候，祖父从马鞍山大姑家回来。祖父得知我的病情后也十分焦急。但祖父不大相信魂灵之说，祖父更知道祖母不是那样一个自私的人，决不会为了一己之利，来烦扰她的还未省事的孙子。

祖父坚持要父母带我上曹集岗去给老奶奶瞧瞧。

第二天凌晨，鸡刚叫二遍，父母就抱着我上路了。

这时的我已气若游丝，身体也变得僵硬，睡在那里什么姿势，抱起来还是什么姿势，弯曲的四肢拽都拽不直。

曹集岗是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离我家十几华里。老奶奶家住在村东头大路边上。当父母抱着我气喘吁吁地来到老奶奶家，天还黑胧胧的。可是老奶奶早已起床，正在大门外扫地，她手中的大扫帚每挥动一下，就“呼”地带起一阵风声。

我长大后还常听母亲说，当时老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硬朗得像五十岁。

老奶奶姓杜，用祖传的草头方专治小儿疑难杂症，远近闻名。

老奶奶不仅医术好，人也仁厚、善良。老奶奶见父母抱着我来到跟前，立刻丢下手里的扫帚，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

老奶奶一边麻利地点起那时还很少见到的罩子灯，并把灯捻子扭到最大，一边静静地听母亲叙说我的病情。

末了，当老奶奶端着灯走到母亲跟前，打开怀里的包被一看，立刻笑了，对眼睛都哭肿了，惴惴在那像等待生死判决的母亲说：

“不哭不哭，大姐，这伢子是吓的，不要紧。”

接着，老奶奶又转向父亲，埋怨道：“你们也真是的，这样大意，伢子都长毛了，怎的不早来！”

这里的“长毛”，即是长霉的意思，表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老奶奶说罢，让怀里抱着我的母亲到靠墙边的床沿儿上坐下。

老奶奶又下意识地将手里的灯捻子扭了扭，放在旁边的土台子上，然后麻利地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包了许多针，就是人们缝补衣裳